DS
735
A2Y86
1771a
v. 3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七

五季

甲申　後唐同光二年。是歲。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岐王李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曮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尋封爲秦王。

唐復以宦官爲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渥。唐主之弟。繼岌。迎太后太妃于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唐主將祀南郊。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崇韜素廉。入洛後頗受四方賂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深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有事南郊。乃悉出所藏以佐賞給。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賜宴。于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于唐主曰。臣已

領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賜有詞。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于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

唐立夫人劉氏魏州成安人。為皇后。

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唐主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次曰燕國夫人伊氏。又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郭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會崇韜為嬖倖勳舊所嫉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又自附汾陽王子儀之派。以膏粱自處。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嬖倖疾之于內。勳舊怨之于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所親以為不可。因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

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内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其言。乃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于寒微其父以醫卜爲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宮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販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于藩鎭。奉之如一。

三月。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京兆人。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屏除僞濫未始非銓司之職然其所爭特昭穆族姻則仍沿門第官人陋習初非澄清仕途正本之意且以南郊行事藉詞注官更何政體是選人之咨怨固妄而革弊者之操縱先謬也

唐以李存賢本姓王。注見前。爲盧龍節度使。

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覲。許之

初。唐主嘗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唐詔銓司考覈僞濫。

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誥敕鬻于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須執事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唐遣使按視諸陵。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者。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使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已而嚴還、言于唐主曰。王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然之、

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

怒曰王衍亦免爲入朝人乎。

唐秦王李茂貞死。

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軍府事。唐尋以爲節度使。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

城池乃衛民保障楊立之叛由于疑懼思亂並非因有堅城可據也莊宗以一叛將之故夷及潞城且悉毁州鎮守具正所謂因噎廢食

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唐以曹義金為歸義節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自唐咸通十三年。義金為歸義留後。及是已五十四年。

六月。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毁其守具。

時潞州牙將楊立據城以叛。故有是詔。立初有寵于李繼韜。繼韜誅。悒悒思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因聚謀據城自稱留後。詔李嗣源等討之。已而李嗣源等平潞州。磔立并其黨。唐主以潞州城池高深。悉夷之。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莊宗藉始終爲唐之名能滅朱梁乃方欲戮屍旌命

秋八月。唐以孔謙爲租庸使。

謙屢欲爲租庸使。終不獲。豆盧革判租庸。謙言于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繁。第遠簿書。留滯。宜更圖之。崇韜欲復用張憲。衆謂憲失望。乃言于革。以與唐尹王正言爲之。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巳而謙又短正言于崇韜。會正言亦以病不能治事。于是謙厚賂伶官景進。進言于唐主。乃以謙爲租庸使。孔循即趙殷衡。梁亡。復其姓名。爲副使。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

九月。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廣州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既而唐主復獵于伊闕。命

判墓顛倒無據若或褫其魄耆尚何足觀其後乎

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冬十月蜀以宦官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為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悅之。以為己副。舊將無不憤恥。已而蜀主復以承休為天雄此秦州之天雄軍也。節度使。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有建節者。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故有是命。

吳越入貢于唐。

吳越王鏐復修職貢于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並賂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冊。唐主曲從之。

吳王如白沙。（鎮名。在揚州府儀徵縣南。）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鑾鎮。徐溫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爲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至是。王對溫名雨爲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以虔無禮告溫。頓首謝。請斬之。王曰。遠徙可也。乃徙撫州。（注見前。）

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罷相坐貶。（蜀主衍初立。格以附唐文扆。貶維州司戶。）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爲相。杖殺之。許寂（時亦爲蜀相。）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殺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契丹侵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莊宗為晉王時身親行陣艱險備嘗及基業甫定即

先是契丹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不許遂寇幽州至是復侵蔚州唐主詔李嗣源將兵禦之

唐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

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彊之竟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幽州人草書謝全義鳳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乙酉後唐同光三年蜀咸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春正月唐主如興唐

唐主至興唐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副留守張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場有陛下即位壇不可毀請更闢場于宮西數日未成唐主命毀即位壇

縱意肆志頓改前轍毀壇之舉甚惟背本不祥蓋傲心既萌無復知有敬畏宜其忽焉而亡之

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二月。唐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唐主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嗣源鎭眞定。崇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眞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佗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爲朕畫策保固河津直

崇韜爾時深為莊宗倚任陳謀定策多見信從使果慮嗣源之終為國患則杜

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漢遣使如唐。

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彊弱詞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

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

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為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胡三省注即唐之橫水柵）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嗣源為蕃漢馬步總管）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

非防微杜漸有剴切之論而
徒以私忌後言呫囁豈忠
正腹心之臣所宜為哉

弟皆不及也。容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

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夏四月癸亥朔。日食。

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詣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illegible]

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慚懼而死

五月唐太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雨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

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宮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

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

唐主哀毀五日方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彊直。爲郭崇韜所知。用爲河南令。爲政不避權豪。伶官請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于劉后。后與伶官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祀坤陵。（唐主以中書門下言。作坤陵于壽安。葬曹太后。壽安隋縣。故城在河南府宜陽縣。）道濘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

崇韜以舊恩薦知祥卒使
全蜀歸於孟氏人臣挾私
病國固勢所必至不得以
事非意料貸之

不已唐主自閤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冤之

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絶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以爲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

恩將行言于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川帥又薦張
憲謹重有識可爲相

冬十月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毁府署作行宮彊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極諫幾二千言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鋭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爲意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前蜀自王建據成都至衍凡二主合三十五年

郭崇韜入散關饋運將竭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先是李紹琛即康延孝攻蜀威武城在漢中府鳳縣東北降之縱其敗卒萬餘人逃去因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至是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儼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紹琛等自興州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唐縣故城在漢中府寧羌州大敗之斬首五千級餘皆奔潰蜀主聞宗

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即桔栢渡在保寧府昭化縣東北嘉陵白水二江合流處）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之宋光葆遣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風欵附（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掩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為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于馬前曰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守之承休無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利州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欵于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數日宗弼亦至登太元門嚴兵自備封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

王衍荒淫縱恣民不聊生衆畔親離已非一日李嚴伐蜀之策不獨機有可乘亦且拯民水火觀其入蜀馳諭人心帖然蜀中情勢固可概見勸其避怨弗往者直不達事理耳迨後西川都監之請知祥方蓄志保聚無隙可乘直以任圜之橫征衆皆疑怨嚴因遇害論者并其前事而非之

歸其家、自稱西川兵馬留後。宗弼之棄利州也，李紹琛至。乃修桔柏浮梁。進至綿州。綿江浮梁已斷。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綿江今曰綿陽河。出綿竹縣西北。下流至漢州入雒江。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字穹佐。自言唐宰相紳之後。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字齊美。衡山人。奉之以迎繼岌、宗弼。宗弼斬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函首送繼岌。又責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

且譏其樂禍鑿謀殊乖平恕不可爲蜀事定評也

經。銜璧牽羊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帛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上表。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優詔諭之。

十二月。唐以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小木。喻董璋小材也。相從。反呫囁細語也。于郭公之門。謀爲傾害。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

韜十二月崇韜表璋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使不屬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先是宗弼以蜀主之後宮珍寶賂魏王繼岌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已而宗弼復賂崇韜求之崇韜陽許之久而未得宗弼乃帥蜀人列狀請留崇韜鎮蜀時宦者李從襲從繼岌在軍唐主所遣以崇韜專制軍事心多不平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貴臣大將爭以寶

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延誨。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因言于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且此非予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于是繼岌始疑崇韜。崇韜因欲誅宗弼以自明。乃徵犒軍錢數萬緡于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遂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立。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

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憲雖有宰相器。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爲太原尹。王正言爲興唐尹。史彥瓊爲鄴都監軍。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唐主獵于白沙。此洛陽之白沙也。在伊闕山旁。

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餧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獵于白沙。後宮畢從。六日而還。會大雪。吏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

于寇盜。

漢白龍見。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乃採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

長和求昏于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昏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滇載記。唐光化中。鄭買嗣滅蒙氏。改國號曰大長和。

閏月。唐詔罷折納。折穀帛之數。而以錢納官。紐配。紐合其數。而科配之。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空

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
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
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
行。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
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
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
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未即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
崇韜待之倨。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廷
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
父。請表已爲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于虎狼之
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于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禀命于三千里外乎。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崇韜素疾宦者。及平蜀。密謂繼岌曰。師旋。王必爲太子。俟日得天下。騸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宦官聞而切齒。故羣構之。騸馬扇馬也。以諭宦者。騸食陵反

楚鑄鉛鐵錢

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丙戌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

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苦諸伶宦求丐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閱兵

崇韜之死不由主命繼岌第不能辭過至其不書官爵及益謂病其請立劉后起釁謂以其輕犯近習二說皆不得其正崇韜立后之請固爲可鄙然不應責於此特若其不禮宦官更無可罪惟是繼岌都統之命崇韜實許之而位以西行者雖軍事悉以委付乃於國儲統帥視之蔑如使

自衛叉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于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為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撾碎其首。並殺其子廷誨廷信。推官李崧（海州饒陽人）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邪。繼岌曰。公言是也。

宵小得乘間而搆其短則取禍實有由矣且其在蜀也將吏奔走其門寶賂悉充其橐擅權黷貨叢積怨尤而於宗弼之非分干求始則納其賄以陽許繼乃滅其族以自明是則崇韜罪之大者雖殺不以正而死不爲枉則書法炎貶之也固宜

悔之無及。嵩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洛陽人。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唐殺其睦王存乂。唐主之弟。及李繼麟。

馬彥珪還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並殺其諸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言存乂攘臂稱冤。言辭怨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乂通謀。宦者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故崇韜。友謙。皆及于禍。

李嗣源入朝。亦爲謠言所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于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宏左

右營護。以是得全。

唐魏王繼岌發成都。

先是。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至是。繼岌留李仁罕（字德美。陳留人。）潘仁嗣（東光人。）趙廷隱（太原人。）張業（浚儀人。）武璋（文水人。）李延厚（平恩人。）等戍成都而還。

二月。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兵戍瓦橋。踰年代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弒帝。人情愈駭。仁晸部兵皇甫暉（魏州人。）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仁晸不從。暉殺之。又

劫小校不從。又殺之。効節指揮使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聞亂。而走。暉追及。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南趨臨淸。有向鄴都告亂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曰。賊至爲備未晩。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瓊兵潰。單騎奔洛陽。賊遂入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定州人。爲指揮使。縱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其家人告之。索馬不得。乃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衆擁在禮爲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斬其使以聞。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已而紹榮至鄴都。攻之不克。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

趙在禮拜于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于死。敢不自新。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赦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唐主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

唐李紹琛反于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擒之。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呫囁誰門邪。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西魏縣、宋省。故城在今保寧府劍州。遇赦使諭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友謙子。爲武信節度使在遂州。遂州注見前。時紹琛將後軍。去中軍一舍。聞之。以唐主不見委。大驚愕。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功也。至于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

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于軍門曰。西平王友謙封。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人。衆至五萬。繼岌以任圜爲副招討使討之。時董璋屯綿州。以兵二萬會圜。追及紹琛于漢州。紹琛迎戰。大敗。以十餘騎奔綿竹。遂擒之。繼岌乃引兵而東。紹琛之被擒也。孟知祥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巵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耳。紹琛至鳳翔。向延嗣以唐主命殺之。

唐從馬直唐主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號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

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為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至是軍士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再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唐主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討李紹琛未至紹榮久無功會邢州兵趙太等亦為亂據州未下滄州軍亂

小校王景戡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唐主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李紹宏亦屢言之乃許之

三月唐討鄴兵刦李嗣源入鄴都

李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

源涕泣諭之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眞部霍彥威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借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唐李嗣源奔相州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于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至是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

吝賞以失士心及河陽氾水雖賞之而人不為用後唐之所以僨事也說者多以慳鄙為劉后罪夫劉后之纖惡誠不足齒而出納之吝則不得盡以歸咎襄

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人。應州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過馬坊。使康福。人蔚州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論之。后屬耳于屏風後。須臾

者南郊勞軍誰實斬之且以國家財賦使中官千預主持莊宗巢何爲者邪

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唐李嗣源反。引兵向大梁。歐陽修五代史唐莊宗紀。書李嗣源反。綱目不書。尹起莘曰。綱目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之心也。歐陽氏書反。明君臣之大義也。今于嗣源入鄴。依綱目書刦。于引兵向大梁依歐陽史書反。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諭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繼璟。待之如子。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決。而敗于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

金康義誠（字信成代北三部落人。）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
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嗣源家
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遼州榆社人。）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
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鎭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
分三百騎。遣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軍勢大盛。
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諸軍。
軍士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李紹榮至洛陽。曰。
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謂汜水關以東。）招撫。
唐主從之。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景進等言于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

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唐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或勸李繼璟亡去。不從。唐主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召之。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金全之姪。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邱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滎澤東。命龍驤指

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彥溫卽以衆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在開封府中牟縣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

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涕泣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至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罌子谷在汜水縣西）

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卽杜晏球）李紹英（本房知溫字伯玉瑯邪人）引兵來會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敗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嗣源自從珂見黜之後節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欲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洛陽皇城中左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急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憩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字冠侯存審之子。）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皆太原人）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善姓。友名。）扶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注見前。）及李紹榮焚嘉慶殿

心懷疑懼其忘莊宗恩義非一日矣劉鄩之擁逼入城與殉于不得已而事後之移檄會衆進據大梁果無利之之心邪至罌子谷聞變悄然特藉以飾其逆跡而慨歎于羣小蔽惑籌度于吾將安歸則已肺肝如見且亂賊在側而不討魏王在外而不迎浸假而竊其宗支竊據神器非篡而何其心既無可諒其罪亦無可恕也

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內于其家。于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于灰燼之餘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君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

唐太原軍亂。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莊宗既殂。推官張昭遠字潛夫濮州范縣人。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卿之兄。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于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後嗣源即位。有司劾憲失城之罪。見殺。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

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補用老舊之人。其少年者。皆出之。

唐以安重誨爲樞密使。張延朗汴州開封人。爲副使。

延朗本梁租庸使。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俱太祖子。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劉后爲尼于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太祖次子。以病得免。

高季興以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掌書記

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季興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先是紹榮將奔河中為人所執折其兩足送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于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于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斬

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爲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籛已斷浮橋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而東華州都監李冲殺從襲

唐主嗣源立

孔循以人奴得典方州其受莊宗恩遇不薄乃聞嗣源初叛即首鼠兩端望風輸欵至是并欲改其國號忘情故主若此豈直犬馬之不如哉其後安重誨以親暱見紿尤爲小人常技不知有君何恤於友更不足責矣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于唐。爲唐復讐。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莊宗尊其祖國昌爲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又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服斬衰。子柩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唐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唐以鄭珏。任圜。同平章事。

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絶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已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唐李紹眞等復姓名。

李紹眞。李紹瓊。李紹英。李紹虔。李紹奇。李紹能。各復舊

姓名。爲霍彥威養從簡。陳州人。房知温。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晏球本王氏子。注見前。故請復姓王。

唐以趙在禮爲義成節度使

在禮請唐主幸鄴都。唐主徙在禮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爲之。

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秋七月。唐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注俱見前〕

契丹主按巴堅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托允〔舊作突欲。今改〕鎮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字德謹。宋白曰。本名耀渠芝。後改焉。按耀渠芝舊作耀屈之。今改〕守西樓。號元帥太子。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唐遣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按巴堅聞莊宗遇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

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我于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唐豆盧革韋說罷。

革說奏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中書以蕭希甫宋州人為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並誣革他罪。制罷革說。擢希甫為散騎常侍。後革說皆流遂州見殺。

契丹主按巴堅殂。綱目書死。今依南北朝魏太宗例。改書殂。其景宗以後。以宋爲統。仍依綱目宋晉魏太祖續綱目南宋金元例。書卒。

按巴堅卒于夫餘城。舒嚕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乙酉朔。日食。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并誅其黨。支使唐節度採訪等使。幕僚有判官。支使等名。韓叔嗣青州北海人。預焉。其子熙載。字叔言。將奔吳。密告其友李穀字惟珍。汝陰人。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九月。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托允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托允愠。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唐。契丹葬按巴堅于木葉山。廟號太祖。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于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于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木葉山。考遼史地理志。永州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又祖州有祖山。太祖陵鑿山爲

殿。是遼太祖葬祖山不葬木葉山也。與五代史不同。今一統志木葉山在克什克騰旗北。蒙古名濟吉溫都爾。遼太祖陵在巴林旗北。發祖州界。趙思溫字文美。平州盧龍人。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皆放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

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

唐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爲西川都監。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爲

三川都制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已而嚴果爲知祥所殺。

知祥見嚴。盛陳兵甲。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懼求哀。知祥曰。眾怒不可遏也。因揖下斬之。而誣奏以他罪。初。知祥至蜀。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遣趙廷隱張業討定之。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與民更始。已而增置營兵。修葺城垣。陰有據蜀之志。以趙季良與之有舊。遂奏留之。唐主不得已。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李昊亦歸蜀。知祥以爲觀察推官。

推官。後唐置。與判官俱爲幕職。

十二月。閩王延稟弑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延翰蔑棄兄弟。出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于是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納之。推爲威武留後。唐以爲節度使。尋封閩王。

唐主以其子從榮爲天雄節度使。

丁亥（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鎭。）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唐以馮道。崔協（齊州人。邠之曾孫。）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巳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由是循力沮之。他日議于唐主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旣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旣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出大秦國。煎衆香爲之。取蛣蜣之轉黑甲蟲。一名蛣蜋。摶糞爲丸。如轉車然。也。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春秋以趙盾不討賊則直
筆書之嗣源之于從謙抑
又甚矣方其入洛陽也軍
威甚盛于誅一從謙何有
必遲之十月之久始誘而
族之乎懲其初固無殺之
之心久而審已度世知為
清議所不容姑藉此以塞
謗耳不然何不直斥其弒
逆之罪且先之以寵秩邪
胡寅乃疑為畏其衆而難
圖惜其不及時以取悅不
但不識事機亦實無當于
南董之義也

唐主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從厚從榮之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二月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三月。唐鄴都軍亂討平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從義成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唐主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從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

亂兵雖法所必懲然巢魁脅從自當稍分輕重況九指揮之衆在于知温誘致按其脅從被誘之罪亦惟部曲及身而止何至孥戮萬人而于首亂之知温轉置不問失刑甚矣

晊部之戍盧臺軍。唐置，今爲鎮，在順天府寧河縣東南。不給鎧仗。但繫幟于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擢烏震信都人。爲副招討使。代房知温。知温怨震。誘龍晊所部兵殺之。其衆譟于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知温恐事不濟。亦走渡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列炬宵行。疲于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四月。赦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闕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即今衛河，注見前。爲之變赤。朝廷雖知知温首亂。欲安反側。詔加侍中。

夏。五月。荊南自附于吳。吳人不受。

初。唐魏王繼岌破蜀。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高季興殺而掠之。唐主既立。遣使詰問。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唐主怒。會季興襲據夔州。季興先請夔忠萬三州爲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乃削季興官爵。以劉訓爲招討使討之。會久雨。糧道不繼。軍士疾疫。乃詔訓引兵還。至是。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季興復奪之。而自附于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已而唐取夔忠萬三州。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進季興秦王。

六月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于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猶今出勘合于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于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居磁州。

唐以馬殷爲楚國王。

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彥章汝南人許德勳爲丞相。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契丹與唐修好。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人。高密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圜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

EAST ASIAN LIBRARY

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玠。屢勸溫。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卒。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

十二月。唐以周元豹爲光祿卿致仕。

初。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

闕。趙鳳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有年。

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戊子（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丁丑朔。日食。

吳遣使如唐。不受。

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爲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唐以孔循爲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爲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昏。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愎。惡成德節度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太原人。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唐主尋召重誨慰撫之。會鄭珏請致仕。以建立爲僕射平章事。判三司。

夏四月。唐以子從榮爲北都留守。

以從榮爲北都留守。馮贇（太原人。）爲副留守楊思權（新平人。）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溺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

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間。都陰爲之備。浸成猜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遣人

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爲招討使發諸道兵討之都以重賂求救于奚酋托輝五月托輝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本漢上曲陽唐去上今縣屬定州）都與托輝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得其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祁易定）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襲破新樂（隋縣今屬正定府）合兵萬餘人至曲陽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軍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于是騎兵先進奮擿揮劒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

德勳身為楚臣應正辭以寢吳謀乃為隱語輸情于敵不謂之賣國可乎左氏多采列國使臣詞令此更非失言之咎所可竟其責者

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幽州薊人
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吳遣使如楚

先是吳侵楚岳州楚擊敗之獲其將苗璘王彥章
此吳將別一王彥章也
以歸至是吳求和于楚請璘彥章楚王殷歸之許德勳餞吳使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秋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八月擒其將特哩袞

契丹官名掌治宗族史失其人故但記其官　按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正

契丹復遣酋長特哩袞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紀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

之擒特哩袞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梃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絶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特哩袞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

閏月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溫韜段凝伏誅

先是韜凝皆流邊郡至是唐主以韜發諸陵凝反覆敕所在賜死

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于曹州

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代之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

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于唐。求復修職貢。唐以爲荆南節度使。

己丑年。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獲托輝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兵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托輝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輝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已而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餽運而已。

從榮以剛狠之姿親見篡奪之事習與性成已難望其遷善矯諷導者徒知以弟兄衡勝使鬩牆之釁愈深而不悛者并勸以擅兵自固致破鏡之惡益稔異

三月。楚王殷以其子希聲字若訥。殷次子。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達于殷。

夏四月。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于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詣闕。

唐以子從榮爲河南尹。從厚爲北都留守。

先是。從榮在北都。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時爲河南尹。孝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厲。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

日天津橋之躬行悖逆纘
踞刑誅皆此敢小人階之
厲也

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問。亦弗之罪。已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至是唐主以從榮尹河南。而以從厚留守北都。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婿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壽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嘆息久之。顧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秋八月。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于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于希聲。希聲屢言于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長沙西岸嶽麓諸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

尙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時諸鎭營有馬步司置獄院）豈有寃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吾勳舊橫罹寃酷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嘗諷誦之

九月唐削錢鏐官爵

同光末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諱而不稱至是鏐遺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寃不省

冬十月唐以康福爲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諸戎語。唐主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輒以蕃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會朔方軍亂。留後韓澄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後。表請命帥。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峹徐州人。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福遣審峹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方渠漢縣。後廢。故城在今慶陽府環縣。青剛峽在環縣北。亦曰青剛川。趙珣聚米圖經。青剛川在環州西北。本靈州大路。綱目作青銅峽。考青銅峽在靈州西。若康福至此。則已過靈州。下不必更言進至矣。今依五代史通鑑改正。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廷望處人骨肉之間往來交構其傾險實法所不容知誥執而誅之頗似能釋嫌杜釁者未幾而金鍾酌賜又誰爲之謀而掠飲者立見腦潰爾時其何顏以對知詢乎

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捐寶貨結勳舊知詢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誥親吏周宗密輸欵于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統軍遣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加知誥兼中書令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腦潰而卒

唐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安重誨之

謀也。先是。仁矩奉使兩川。不禮于董璋。璋欲殺之。涕泣而免。唐主將祀南郊。遣仁矩以詔諭兩川獻錢。仁矩自以唐主舊將。又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縱。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至。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徒卒。執兵入驛。立仁矩于堦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及還。言璋必反。至是。重誨使仁矩詗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虔裕重誨外兄。將兵赴治。復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唐龍州。今四川龍安府是。爲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庚寅唐長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表拒命。詔慰諭之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好。

于是知祥與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于閬中建節。綿

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悉武虔裕窺其所為召而囚之。閬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守劍門北。布列烽火。知祥累表請雲安鹽監。唐主許之。雲安後周縣。今夔州府雲陽縣。是鹽監。唐雲安有十三鹽監。以收鹽利。今雲陽縣西北。有雲安監故城。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為后

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妃謂王德妃邠州餅家子。曰。吾素病中煩。倦于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妃有美色。先為劉鄩侍兒。鄩卒。無所歸。有言于安重誨者。重誨以告

唐主而納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

夏四月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眞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温使逐之從珂出城閲馬彥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温非敢負恩受樞院宣胡三省注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堂帖謂之省劄宣謂之密劄。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索姓也都指揮使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等將兵討之。唐主命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傳首以獻。唐主怒彥稠不生致。深責之。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于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索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六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唐以張延朗爲三司使

三司使設官自此始。唐末始有三司之名。天祐三年。敕都置使。尋罷。至此始設三司使專官。總究財賦。逮及宋初。仍亞執政。號爲計相。職任益重。

唐立子從榮爲秦王。從厚爲宋王

八月。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唐遣指揮使姚洪史無里系。將兵千人。從李仁矩戍閬州。董璋以書至洛。告其子宮苑使光業曰。朝廷割吾支郡。分建旄節。又以兵戍之。是必欲殺我也。汝爲我語樞要。若再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安重誨復遣別將荀咸乂將兵赴閬。璋聞之。遂反。重誨既遣咸乂。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

止此兵。吾父保無他慮。巖以告重誨。重誨不從。咸乂未至。璋已反。利李彥琦。閬李仁矩。遂夏魯奇。

三鎮以聞。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唐主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時西川進奏官蘇愿在洛陽。遣人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于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乘千人。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已而璋陷閬州。殺李仁矩。執姚洪。洪不屈。死之。洪初為小校。嘗隸璋。及是被執。璋謂曰。我待汝厚。汝何相負。洪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家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負于爾而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二子于近衛。厚給其

家 李七郎汴州富人李讓也入梁曰
朱友讓璋與高季興孔循皆其家僮

九月唐以范延光爲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本王鎔家奴）浸用事數短重誨于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鎭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以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如故

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唐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知祥雖已遣兵攻遂州。唐主猶欲懷輯之。以離董璋之交。故有是命。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

冬十一月。楚王馬殷卒。諡武穆。子希聲嗣。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臛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唐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史不詳何所人。瀘州刺史馮暉魏州人。與前鋒王思同幽州人。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在保寧府昭化縣西。綱目作馬頭山。考馬頭山在閬中縣東南。北去劍門三百餘里。今依通鑑改正。後過劍

門之南。元和志劒門南至劒州六十里。還襲劒門。克之。殺東川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贇等破劒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劒門。董璋之陷閬州也。將趨利州。遇雨而還。孟知祥聞之曰。董公退處閬中。遠棄劒閣。非計也。欲遣兵助守劒門。璋辭之。至是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劒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劒州。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龎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劒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得劒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劒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謂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于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劒門。十餘日不出。知祥

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石敬瑭攻之不克

麗福誠太谷人來蘇村亦曰來蘇寨在劍門東

契丹東丹王托允奔唐

托允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唐賜姓名曰李贊華以爲懷化唐慎州軍名慎州僑治良鄉之都鄉城節度使先所俘特哩袞等皆賜姓名特哩袞姓狄名懷忠

十二月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兵關右之民疲于轉餉聚爲盜賊唐主憂之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

非忠臣。請自往省職。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疑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辛卯唐長興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

知祥將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及是城陷。魯奇自殺。時石敬瑭屯劍州北山。知祥梟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在敬瑭軍。泣請往取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不猶愈于身首異處乎。已而知祥果葬之。

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西川兵追之。陷利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于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搆。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卽奏重誨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止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卽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于知祥曰。董璋多詐

必爲公患因其劍州勞軍請圖之幷兩川之衆可以得志于天下知祥不許廷隱嘆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唐以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

趙鳳言于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爲朋黨不悅

吳以宋齊邱爲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邱爲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在池州府青陽縣西南上有九峯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花削成因更名敀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即景收名入山敦諭齊邱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三月。唐以李從珂爲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爲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鏐曰致仕。重誨矯制也。

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帥其子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延鈞從子拒之。仁達僞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衆潰。追擒之。初延稟既立延鈞事具前將還建州。謂延鈞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及是。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

重誨性愎擅權久爲中外側目其因從珂杯酒小嫌搆難洩忿陰險尤不可測而禍機亦伏于此且于莊宗親屬密謀而擅殺之尤爲神人所憤使聲罪以正其誅天下非惟不以爲冤

州。慰撫吏民。（延鈞先度僧二萬餘人。由是閩中多僧。又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五月。唐以宦者孟漢瓊爲宣徽使。時范延光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趙德鈞養爲子。因姓趙。尚唐主女興平公主。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以李從璋（字子良。唐主之姪。）爲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重誨子崇贇。崇緒。逃奔至重誨所。重

而且以爲恢顧舉知祥錢鏐諸事以實之則非其罪矣劉尹諸家不于此持論而斤斤于既致仕則可以無罰并惜其不相時而仕亂世皆不免拘墟之見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爲人所使耳吾以死殉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翟光鄴字化基鄆城人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並二子誅之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六月唐均田稅。

秋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徒輔政。

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錄朝政。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兼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于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用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陳覺海陵人。

五季

壬辰（唐長興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唐始刻九經（九經即唐開成中石壁九經也注見前）板。

唐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淄州鄒平人）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年始刻俟板成而印賣之）唐主從之（王應麟曰古未有板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子學小書至後唐長興中始詔儒臣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

唐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謚武肅）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傳瓘先代鏐兼領兩鎮故云）仁孝有功孰不愛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還虜將者慮審已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羈留所請驍將欲借此以杜邊患而又與他人思

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士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遂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敢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錫里（契丹官名掌軍政。）策喇卜。（錫里舊作舍利。策喇卜舊作萴刺。今並改正。）與特哩袞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于羣臣。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

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寇掠日滋石晉遂憑其勢以移後唐之祚所謂進退無據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

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字德明。沙陀人。後名光遠。亦曰。策喇卜。契丹騎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稍副其求。乃遣策古舊作萴骨。今改。錫里與俱歸。契丹以不得策喇卜。自是數侵雲州及振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爲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于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

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在漢州東。聲勢甚盛。知祥以趙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之。廷隱陣于雞蹤橋。在成都府新都縣北。張公鐸陳于其後。璋退陳于武侯廟下。在新都縣北彌牟鎮八陣圖旁。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在漢州東南。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還至府第。方食。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

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唐主聞璋敗死。知祥已據全蜀。乃遣供奉官李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知祥令李昊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趙季良等爲節度使。皆從之。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字寳規。殷第四子。）嗣。

唐以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唐置。以地近泃、洳、鮑邱三水而名。今屬順天府。）

初。契丹既彊。侵掠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又多伏兵于閻溝。（即今鹽溝河。在良鄉縣南。）掠取之。及趙德鈞爲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畏即有未盡切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爲慮而于蟊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矣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爲撫綏而賑恤之將有嗷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慮而已哉至以祲沴爲不足懼則尤害于理宋王安石

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漢縣。故城在房山縣東。今良鄉縣即趙德鈞所置。糧道稍通。于州東五十里城潞縣，漢縣。明省。故城在今通州。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于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敵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不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之說蓋本乎此論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許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宜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宋王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

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先言石敬瑭康義誠可往既而欲專用義誠李崧曰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晉陽人）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癸巳（唐長興四年閩王延鈞龍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事見前）受册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彝超爲留後

唐以孟知祥爲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爲彰武（後唐延州軍號）留後安從進爲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鎭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倂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留後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送從進赴鎭敕諭夏銀綏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爲軍民擁留未得赴鎭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瓚爲秦王傅

言事者請爲秦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于從榮。從榮請以爲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概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唐立李從珂爲潞王，子從益爲許王。

閩地震。

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璘之子）權總萬機。（初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吳徐知誥營宮城于金陵。

宋齊邱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于金陵。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背城折命題言不欲失祖宗世守彝超之叛非復可以輕君者乃從進信其自新之說遽為表請詔遂從而罷兵紀綱安在夏州從此益輕朝廷而肆陰謀皆養癰之遺患耳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劚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已而彝超上表謝罪。唐以為節度使。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于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爲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是閩主璘復位。（遜位六十五日）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軍度益窘。

歸老太原傳第與遂爲間人語如一口吻而覽表泣下與部更甚夫以從榮之嚚且不堪付託亦明矣乃唐主私欲猶豫不早自斷制致奸臣得窺測意指爲調停之計轉假之兵柄以召禍機甚矣其惑也

唐以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爲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唐主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唐主。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九月。唐以趙延壽爲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本左右羽林改名。注見前。）步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于執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唐主女。嫁趙延壽。復爲延壽言于禁中。乃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注見前。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馮贇爲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樸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

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主病小愈。漢瓊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重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爲庶人。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後唐天成長興之治不特盡革莊宗弊政而克已自勵亦五季中之佼佼者其長誠不可沒然推原得位之始其叛且篡則固無能隱諱論者狃于善善欲長之見曲爲褒美過矣即如焚香祝天之事誰則見之而胡寅深信不疑遂謂其發于誠心試思爲衆所推果足信否若謂監國時之羣臣固請不過沿六朝勸進故轍豈堯舜以還之禪代亦豈可比之唐虞揖讓于尚論貴于持平況有關

趙遠。字上交。涿州范陽人。

唐主亶殂。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麤爲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爲後唐閔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不敢應。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于世道人心尤不可以不辨

甲午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潞王從珂清泰元年。蜀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瓘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眾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于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

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

引兵會攻建州。閩主璘遣使求救于吳越。及是延嶽敗閩兵于浦城。唐縣。今屬建寧府。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臠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爲之。形如木櫃。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延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嶽吳太祖楊溥稱帝。尊行密爲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濛。溥之兄。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遽使召之。延嶽亦聞閩兵。及吳

閩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以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唐以唐汭陳乂爲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渥皆斥逐之。汭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疎。故朱渥引置密近。又以其黨陳乂監之。

蜀主孟知祥稱帝。是爲後蜀。

知祥以趙季良爲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爲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吳主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之。

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邱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勲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邱

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爲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塘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旣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

從璋性褊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事見前。)從珂謀于將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馬胤孫(字慶光，棣州商河人。)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陋之。從珂乃移檄隣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爲隣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思同確守大節詞氣凛然雖其御軍無法不足爲累鳳翔之討使非楊思權之釋甲乞恩尹暉之投戈邀賞則六節度合志併攻未見其必不能制勝也至思同後此被執不屈復爲兩奸嬪謀遇害無不爲之切齒然思同徇義以死視楊尹之蒙垢倖生者相去奚啻霄壤哉

相里金。相里氏以地爲氏。金字國寶。并州汾陽人。五代史作字奉金。今依相里氏墓碑。傾心附
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
欲出。請以王思同爲統帥。嚴衛指揮使尹暉。魏州大名人。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字國
俊。代州崞縣人。爲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
老于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
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李存進之子。時存進已復本姓。彰義張從
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
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
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
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

尹暉聞者哀之虔釗偏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于從珂。思權以箋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鄩之子閉門不納。乃趣潼關。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擅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闕義誠輩早萌異心迎將他適所可稍恃以支持者惟朱洪實耳雖其固

從珂建大將鼓旗。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宋州虞城人爲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旣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已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爲憂。唐主乃召將士慰諭。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與朱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

後圖之計求必出能濟事而其六謂然不若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黑白枉殺忠良譬之木將槁而復拔其根欲能無立見傾覆乎

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知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唐主殺李重吉于宋州又殺從珂女尼惠明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即零口鎮在西安府臨潼縣南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于泉下耳敗而釁鼓固所宜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

妾屢言于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山陰諸部人）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

請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既而興元張虔釗、武定孫漢韶俱以鎮降蜀。）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于第，傳二人首于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爲先道。漢瓊單騎奔陝。唐主乃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涿州歸義人）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字熙化，范陽人）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

敬瑭于從厚分則君臣誼則懿戚所當與共安危者方其相遇問計敬瑭與知遠正擁重兵乃忍反戈相向盡戕從騎其心欲何為

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馮道李愚劉昫憩于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詰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上牋于太后。取進止。遂自陜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

子雖以弑逆之從珂他日
亦以衛州之事相詬責則
其罪惡同昭著于天下矣

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夙沙氏之後爲沙氏守榮奔史炤曰古有賁姓音奔後遂爲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鬭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于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

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是為後唐廢帝。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柩前。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鄂王于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

酖之。王不飲。縊殺之。王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忿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王不能違。以至禍敗。孔妃尙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之。并其四子。鄂王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既而唐葬明宗于徽陵。乃并葬鄂王于陵域之南。封纔數尺。觀者悲之。後晉主石敬瑭立。追謚王爲閔帝。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唐主之在陝也。義誠至陝待罪。唐主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在諸公。何爲不能始終。陷吾弟至此。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唐主素惡其爲人。未欲遽誅。且宥之。至是。唐主斬義誠而滅其族。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初唐主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及至洛陽。三司使金帛不過三萬。而賞軍之費。計須五十萬緡。于是有司百方以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主力戰。言其爲主盡力。亦所當然。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其不能爲謀。專美曰。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夫國之

敬瑭河東之遣如縱虎歸林不復可制從珂素與同列其詐力豈不深知況彼此久相猜忌乎乃于韓李輩之慫慂毫不之察而失算若此非惟禍至神昧亦由天道好還正如螳螂捕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也

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此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爲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即敬瑭妻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後又進封晉國）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復遣

命相大事古曰惟其人自夏殷托之夢卜遂爲後世好奇者所藉口殊不知

之河東。

六月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後濛以間殺王宏奔廬州欲依周本本將見之其子宏祚合扉不聽本出執濛送江都知誥遣人殺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字子持簡求之孫姚顗字伯眞京兆長安人同平章事。

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清河人蕘之子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

臣之枚卜固以並屬功臣無一不堪倚畀之選卽高宗之審象旁求亦因舊學時物色有素特先爲神道設教耳若中無知人之哲而取決于焚香挾筯夫豈爲國求賢之義明政不綱始用廷推會推纂援滋熾迫時事孔棘猶且探名柄用卽一朝五十相之譏不知金甌之與琉璃瓶更復何補國是邪

筯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爲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告之。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絶覬覦。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仁贊而後發喪。仁贊卽位更名昶。不改元。昶初立。大臣驕蹇。多踰法度。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昶不得已許之。既而或告仁罕有異志。昶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執而殺之。李肇自鎭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始釋杖而拜。昶以爲太子太傅致仕。徙邛州。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

八月詔長興以前戸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既而昫與李愚同罷相三司吏皆相賀無一人從昫歸第者

冬旱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蜀孟昶明德二年閩永和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三月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極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允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夏六月契丹侵邊境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既還鎭陰爲自全之計（唐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于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　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時契丹屢侵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

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鎮州輸絹五萬匹于總管府率也科派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于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促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河內人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唐詔竊盜不計贓幷縱火強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分石敬瑭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

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于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唐以房暠爲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爲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冬十月。閩李倣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娶其父婢陳金鳳。立以爲后。后陋而淫。會璘得風疾。后與璘嬖臣歸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

國人皆惡之。璘令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唯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可
殷常譖皇城使李倣于璘。后族陳匡勝。無禮于福王繼
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后訴之。璘
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
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遂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
匡勝。皆陳后族。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璘次子。常欲殺繼鵬。故幷殺之。繼鵬
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于
唐。立父婢李春燕為德妃。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專
制朝政。陰養死士。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殺之。梟首
朝門。暴其罪。告諭中外。內宣徽使葉翹。初為福王友。博學質直。昶以師傅禮待之。多
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政。一日。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還拜之。翹頓首

曰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君曰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復位翹以昶嬖李春燕諫之昶不悅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葉翹福州永泰人永泰唐縣宋改永福今屬福州府

荊南梁震退居土洲在荊州府江陵縣九十九洲之一也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怡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

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于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十二月唐以馮道爲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隋制三公參議國事祭祀則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爲司空職掌）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丙申（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閩王昶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唐以呂琦爲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于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吕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槪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策剌卜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策剌卜等歲遺禮幣十餘萬緡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

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廷。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爲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巵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

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徙敬塘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塘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爲西北都部署。趣敬塘之鄆州。敬塘疑懼。謀于將佐。判官趙瑩字元暉。華陰人。勸敬塘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

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爲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金全弟子。雄義指揮使安元信馬邑人。帥衆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朔州人。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無

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搆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陽武谷（在代州崞縣南）而南至晉陽陳于虎北口（在太原城汾水北質實釋為密雲之古北口誤）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即李彥卿復本姓）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

敬達雖敗衂之餘猶擁衆五萬人有可爲何至四顧徬徨束手無策一挫而不能復振況其時契丹部騎亦止五萬安能連營百餘里而厚五十里之所謂鈴犬警備不遑邏卒之周密耳而敬達之氣既餒須存風聲鶴唳之怯遂畏其兵多而衆足懼亦甚矣作史者不體情理輒從而傅會張大其能免于失實之譏乎

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主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寨名在太原府太原縣晉祠南）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彦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欲行。張延朗劉延皓勸之唐主不得已發洛陽。遣符彦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

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問策于羣臣。吏部侍郎龍敏字欲訥。永清人。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

括馬征兵民不堪命卽有濟于用尚恐滋擾閭閻況無益乎後唐是時邊境已危復從而自潰其心腹延朗此謀殆謬不淺劉友益但以徵籍之晚譏其無備豈達于政治之論哉

贍臣地。

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于用而民間大擾。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及是其子延壽遇于西陽。卽西唐店在澤州府北。悉以兵屬焉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德鈞志在併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

兵北屯團柏谷口。即團柏鎮。在太原府祁縣東南。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是爲後晉高祖。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爲晉大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順州。唐置。今順天府順義縣。是。儒州。後唐置。今宣化府延慶州。是。應州。後唐置。今屬大同府。寰州亦後唐置。故城在今朔平府馬邑縣。注俱見前。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

桑維翰爲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郎柳子。註見前）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瞑、輒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栢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仍許石氏常鎮

河東。契丹主自以身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何可信其誕妄之辭。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曰。吾受

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躡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且集行周未至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于汝宜以爲相故有是

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栢。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爲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重貴卽出帝。契丹以其將高謨翰一名松。爲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卽位。楊光遠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崧躡其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至洛陽。

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鎮名。在潞安府長治縣西。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死。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以爲翰林學士。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契丹將名。考異曰。郎高誤翰也。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成

功。無大故勿棄也。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琪言于唐主曰。今契丹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于其第。既而晉主至河陽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後唐自莊宗至廢帝亡。凡四主合十三年。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唐主之子。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

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于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于天宫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皓匿于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既而晉以王禮葬從珂于徽陵南或取從珂膂及髀骨以獻詔以王禮葬之

晉以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人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修好恐

其又取靈武。遂復以希崇鎮朔方。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聞晉主爲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注俱見前

高麗王建。初。唐滅高麗。開元後。其地爲大氏所據。爲渤海國。至天祐時。大氏衰。有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號大封國王。遂有高麗故地。五代後梁龍德二年。高麗人王建襲殺躬乂。自稱高麗王。渤海。注見前。開州。在今朝鮮國城西南用兵擊破新羅百濟。于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丁酉　晉天福二年。南唐徐誥昇元元年。是年吳亡。南唐代。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乙卯日食。考異曰。晉主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之也。

周本欲拒推戴之謀始念似正乃其子贊成之遂頓易初心此而誘爲不得已天下事孰爲得已者則前此所云感恩救危亦不過坐言寡誘其隱微固與德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宏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册

誠無異也至齊邱詬德誠以元勳歸地持論非不侃然而躬受左丞相之拜毫無愧色豈所謂責人則明恕己則昏者歟

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以宋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樞使。知誥尋更名誥。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拒之。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金城人。）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

張礪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笞彥英而謝之。礪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求救。晉主以為請。契丹解圍去。乃召巒歸。以為寧

武節度使。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故欲作亂。會晉王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五月吳與契丹通使修好。

徐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

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會延光病。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逼延光反。延光亦惑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焚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雲州人。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朔州人。屯衞州。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

晉以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張誼襄邑人。為左拾遺。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

安身爲便。如負國何。疑奇之薦于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晉主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晉主子東都留守重乂。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恂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已而從賓攻汜水。晉主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乃止。嚴輕騎。謂敕辦也。

鬭作白龍寺。

龍以不見爲神歐陽修嘗于蜀世家中其說最爲明運觀于南漢改元而洪熙之亂尋作閩地建寺而延羲之禍旋成則龍見之爲妖又不獨蜀爲然矣然河漢之參辨其二種古沼之遊刻譜四靈經傳所稱復石可以習見者蓋德足以致之則爲瑞德不足以致之則爲妖又不可同日語耳

方士言于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爲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于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戶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

奉進殺之。諸軍詣謀。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于窮逼。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三鎭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並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

軍士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在衛輝府滑縣東北。光遠引之渡河。半渡而擊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走還。杜重威侯益。汾州平遙人。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全義之子。送大梁斬之。史館修撰李濤字信臣回從曾孫。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于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是為南唐。吳主為讓皇。吳自楊行密據揚州至溥禪唐。凡四主。合四十六年。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病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邱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即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丞相玠奉册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元弘古讓皇立王后宋氏爲皇后子景通爲吳王更名璟唐王宴羣臣于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邱不樂因出齊邱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邱大司徒齊邱以不得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邱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于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賜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周本以不能存吳未幾愧恨而卒

契丹之改遼與拓跋之稱魏體例無二乃綱目于拓跋書魏契丹則不書遼蓋由司馬光以宋臣作通鑑其時不敢稱遼以敵宋綱目遂仍其舊初非別有深文也乃劉友益尹起莘輩拘牽好異謂書魏所以進之書契丹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紀事當以春秋爲法春秋前書荆後書楚非例以義起耶即以綱目言之東晉時如慕容之稱燕苻姚之稱秦以至武都河西雖彈丸蕞爾而列國之書法具在何所容其進退者腐儒曲說支離實所云蠋龍添骨其明益障爲足與

契丹改號遼。契丹改遼之後，通鑑及綱目仍書本號。考拓跋氏魏國既建，綱目大書曰魏，契丹號遼，與拓跋魏畧同，而綱目異書，體例未爲畫一，今改書。其當時各國詔諭文表書疏，仍依原文稱契丹。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戊戌　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己酉，日食。

二月，晉詔求直言。

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寃，寃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諫議大夫薛融以河南奏修洛陽宮，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晩。詔褒納之。薛融，汾州平遥人。

言傳信之筆哉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謂後唐之世。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

中書舍人李祥上書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致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謂節鎮所治之州。聽奏朱記大將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印信。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夏。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

契丹之改遼與拓跋之稱魏體例無二乃綱目于拓跋書魏契丹則不書遼蓋由司馬光以宋臣作通鑑其時不敢稱遼以敵宋綱目遂仍其舊初非別有深文也乃劉友益尹起莘輩拘墟好異謂書魏所以進之書契丹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紀事當以春秋爲法春秋前書荊後書楚非例以義起耶即以綱目言之東晉時如慕容之稱燕苻姚之稱秦以至武都河西雖彈丸蕞爾而列國之書法具在何所容其進退者腐儒曲說支離眞所云燭龍添骨其明益障烏足與

契丹改號遼。契丹改遼之後通鑑及綱目仍書本號考拓跋氏魏國既建綱目大書曰魏契丹號遼與拓跋魏畧同而綱目異書體例未爲畫一今改書其當時各國詔諭文表書疏仍依原文稱契丹。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戊戌　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鎭。　春正月己酉日食。

二月晉詔求直言。

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衘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諫議大夫薛融以河南奏修洛陽宮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皆褒納之　薛融汾州平遙人。

豈傳信之筆哉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謂後唐之世。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

中書舍人李祥上書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致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謂節鎮所治之州。聽奏朱記大將。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印信。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夏五月。唐主詔遷故吳主于潤州。

南唐鍾晉朱故智篡吳而有其國豈得謂非逆取彼紛紛以更張爲請者固屬謟邪徐玠即折其說以貢諛則更謟邪之尤爾

吳讓皇固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陽宮。徙讓皇居之。或獻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何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謟邪之人。專事更改。或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金部郎中張鑄字司化。洛陽人。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

八月晉上尊號于遼

上尊號于遼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爲册禮使。遼主大悅。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爲父皇帝。每遼使至。卽于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遼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主以爲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

遼遣使如唐。

遼遣使詣唐。宋齊邱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爲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唐莊宗以魏州爲興唐府。明宗改爲廣晉。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汴州人。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諸州刺史。牙將皆升爲侍衛親軍。已而延光屢請致仕。居于大梁。

冬。十月。遼加晉主尊號。

晉以汴州爲東京開封府東都爲西京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于漕運故定都焉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字德讓滄州人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河決鄆州

劉友益曰自朱梁決河爲二以疏河漲後又決河以限唐兵唐雖塞之未幾復壞至是而河決鄆州其後二十二年之間河決者九梁之罪也考是年河決明年復決博州六年至開運元年再決滑州三年決楊

劉漢乾祐元年。決魚池。二年。決鄭州。周廣順二年。決鄭滑。顯德六年。決原武。凡九決。其詳具後。

十一月。晉册閩主昶為閩國王。不受。

晉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散騎常侍盧損為册禮使。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表官白執政。以旣襲帝位。辭册命。旣而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閩諫議大夫黃諷以昶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昶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言被杖。臣不受也。乃黜為民。

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

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晉主患其跋扈難制。桑維翰請

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遼。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遂建鄴都于廣晉府。置彰德軍于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邱。晉主慮遼爲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注見前。以高行周爲鄴都留守。王廷胤處存之孫。爲彰德節度使。王周鄴都人。爲永清節度使。

晉聽公私自鑄錢。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惟禁私作銅器。既而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敕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故吳主楊溥卒。

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

己亥　晉天福四年。閩王曦永隆元年。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皮變反。

唐羣臣屢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令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祖合享禮。宋

上祖宗合廟之舉已足貽笑千古今更徐李同堂淵源莫考其黨宗僞託尤爲不於其倫後儒乃欲以此上承唐緒比於蜀漢何識之舛也

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于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于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于吳。朕安得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歐陽修五代史。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與通鑑所載不同。今并注于此。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重威妻晉主女弟。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于朝露。非知遠

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拜受。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復之。

晉以楚王希範為天策上將軍。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泰州。本海陵縣。南唐升泰州。今屬揚州府。

唐人遷讓皇之族于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故太子璉自請退居永寧。一夕大醉。卒于舟中。唐主追封弘農郡王。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晉以王廷胤為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奔遼。至是遼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遼主怒曰。爾

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胤鎮易定。遼主怒稍解。

閩王曦（本名延羲。審知少子。）弑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初。閩以太祖（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于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永泰人。）連重遇（光山人。）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羲。

共攻昶。昶與李后如賓衛都。比明賓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在福州府侯官北九峯山之一嶺也。）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于村舍斃而縊之。幷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羲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

從益尚幼。李后晉主后。即唐明宗女。養于宮中。奉王淑妃唐明宗妃。如事母。

庚子晉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二月。楚平羣蠻。立銅柱于溪州。唐置。今湖南永順府是。

冬。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其先本吉水人。後徙溪州。遂世官其地。引羣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羣蠻服于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馬援立桐柱于交阯。事見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于上。立之溪州。馬希範銅柱。在今永順府永順縣東。與辰州府沅陵縣分界。

閩主曦遣兵擊其弟延政于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

夏五月延政擊卻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其弟建州刺史延政積相猜恨欲殺曦所遣監軍鄴翹（鄴通鑑作業史炤曰當作鄴風俗通漢有梁令鄴鳳）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眞將兵擊延政延政求救于吳越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湖州人）都監使薛萬忠將兵救之丞相林鼎（侯官人）諫不聽三月師逵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殺師逵其衆皆潰行眞將士棄營走延政乘勝取永平（唐鎮南唐改延平軍今福建延平府是）順昌（唐縣今屬延平府）二城自是建兵始盛仁詮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曦曦發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

吳越軍食盡。延政以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審知墓。）然猜恨如故。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吐谷渾人。）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字大雅。元城人。）討之。唐師敗績。

先是。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爲中門使。漢筠貪殘不法。晉主遣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教金全留已而毒殺仁沼。至是。晉以馬全節代金全。漢筠紿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于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審琦之兄。）爲之副。金全奉表請降于唐。唐主

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恭戰死。虜承裕及其衆。悉斬之。送唐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晉主復遣之。唐主令以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晉贈賈仁沼官。

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

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軍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

九月。晉罷翰林學士。

學士李澣字日新。濤之弟。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職于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

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冬。十二月。晉以閩王曦為閩國王。

辛丑 晉天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主割鴈門之北以賂遼。由是吐谷渾皆屬遼。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于是部落千餘帳來奔。遼主大怒。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閩以王延政為富沙王。胡三省曰。建州有富沙驛。

延政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建州為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遼。不許。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

重榮恥臣遼。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殺之。遼以爲讓。晉主遜謝。六月。重榮執遼使伊呼。舊作拽剌。今改正。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等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部表疏奏。仍因當日原文稱契丹。說具前。告牒。言爲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之。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

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劉貴友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讐。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繼業還。賜死。殺其子於泉州。

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巙曰。老物狂發矣。貶之。巙宴羣臣于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巙怒。并其贊者殺之。巙又嘗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巙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巙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飲者。乃捨之。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爲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閩王巙自稱大閩皇。

巙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晉江人。請息兵脩好。延政不從。

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
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
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
入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晉主如鄴都。
晉主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
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
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
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

使與之通謀。

吳越王錢元瓘卒。子佐字元祐。嗣。元瓘者子名。今從歐史輯。

先是吳越大火。焚燒宮室殆盡。元瓘驚懼。遂發狂疾。或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及是。元瓘卒。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佐爲節度使。佐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

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承福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嵐州、唐置。今太原府嵐縣是。石州、亦唐置。今汾州府永寧州是。）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精騎以隸麾下。達靼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

閩王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滑州人。）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

之。從進退至花山。在南陽府唐縣南。質實釋為安陸之花山。誤。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唐定田稅。

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久而用之。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勤于聽政。以夜繼晝。先如江都。及還。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饑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將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

重威與重榮遇于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允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允爲公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已而晉師入鎮州執重榮斬之晉主函其首送于遼